性理指歸

性理指歸卷之十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理氣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朱子曰天地之閒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後有性必禀此氣然後有形○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天地閒人物草木

禽獸其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生出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常不足大德必得祿名位壽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死豈非氣使之然耶竊疑氣雖不同然聖人在上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春秋戰國刑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曰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了

黃勉齋曰天地生出人物如大芋頭生出小芋頭大

柢有理與氣一下生出無限小底却都傳與他去

太極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

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
太極

天地

程子曰地純陰凝聚于中天浮陽運旋于外此天地
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
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並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
雖順天左旋其所繫星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
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然也

程子曰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
甚漸一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

天地從虛中來○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其實一而已○造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屈伸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則不反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乎此氣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

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有盛衰故也若東西漢以來人才文章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生得來知此○西北與東南人才不同氣之厚薄異也○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乎曰然純氣爲人繁氣爲物乎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曰

然

胡致堂曰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聲無臭皆舉之矣曰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無壞乎

許魯齋曰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

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漸無敝者也

天度

朱子曰天地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一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起度端終度端故此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爲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黄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日月皆隨黄道而行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

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亦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人各可見

曆法

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因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看一歲

差者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

或問曆四廢日朱子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温公潛虛亦是此意

陸象山曰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爲準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而爲中分中即氣也

陳潛室曰曆家推上元大初謂前曆已盡都無絲髮

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

日月

程子曰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

張橫渠曰斷爲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斷爲之驗也○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問日食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獨理明其孰能識之

白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固似之未易言也

朱子曰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沈括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燿之乃方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

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到景傍日月而然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或者謂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

或問日蝕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爲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陳潛室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曆家

雖箕斗以此定躔次本不足爲變異但天文才遇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星辰

程子曰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其星爲最尊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極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磨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

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耳

雷電

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

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胡致堂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

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内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踈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壊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欝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値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

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僻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風雨雪雹霜露

程子曰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雹者陰陽

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朱子曰雨如飯甑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爲
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龍水物也
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
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虹非能止雨也而雨
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雪花所以必
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
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濺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
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霜只是露結
成雪只是雨結成○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

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蒸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

黃勉齋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乎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溽而成雨秋亦然夏則亢陽冬則過陰是以多晴

陰陽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

如欲曉而反昏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其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根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所以不窮至是

胡五峰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朱子曰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

退了又別有個陰生○陰陽做一個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個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個看只是一個消長○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許魯齋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五行

問金木水火體屬土曰横渠說得好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

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変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李希灝曰天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化成者也以二氣言則互爲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者質也以五行言則有形體而分峙於昭昭之間者其質也無形體而默運於冥冥之中者其氣也非混然而無別也故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居先

木金以陰陽之稱而居後此質之序然也就氣而探其運行之常則木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後此氣之序然也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一定而不可易氣雖行乎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固相須以成造化者也

四時

朱子曰天地只是一氣發生之初為春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起渾然只是一個發生之氣

地理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崑崙去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黃榦最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

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遶直至泰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爲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

安而盡若横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荆襄山川平
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者舊人
物多是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問周公
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
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迥殊何以云各五
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
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
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處地形方盡
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
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海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

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羈縻至夏商以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

呂東萊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

陳潛室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爲正道一自河南入爲間道一自蜀入爲險道關中雖號天險

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況得而都之邪況荊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吳臨川曰天下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為最遠惟中國之河為然漢之發原於嶓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

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源並也故天下有源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性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絶皆繫於月陳潛室曰此說亦似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試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

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即潮長才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鬼神

程子曰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問鬼神有無曰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朱子曰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皆是體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子

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

張南軒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

爲神體魄爲鬼凡大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眞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將使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譸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戁於怪誕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矣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天理之眞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日滋其

問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匪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覆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

陳北溪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程子曰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其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

邪甞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妄談𤃬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邪此言極善○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的故人之心病自相感通耳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神與氣未甞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張子曰世俗論鬼神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

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
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慈
反享厚釐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
獨不爲厲漢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
不可信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
自孔孟而下荀況楊雄王通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
何亦不見其略言耶

朱子曰人死雖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
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
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

然已散者不復聚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强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鬼神禍福吉凶等事此亦只是以

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于人哉且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個意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者順理者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橫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辯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爲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爲主者也伯有爲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劉元城死

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然薨矣他是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將如此此祭義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溫溫之氣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此皆百物之精旣死而散也○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

張南軒曰向在淮上宿●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爾坐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

而有聲氣自為寓於人何與又曰鬼神之說須自窮究真見無疑方得不然他人說得分明亦不濟事[illegible]說[illegible]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甚[illegible]只是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illegible]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為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

曰魂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脟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魂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

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

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個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個氣所以纔感必應○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為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為鬼矣又問既曰往為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

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
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
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
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上蔡說鬼神大綱說得
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何者只合
當祭如父母祖宗這須着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
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
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
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
我不管他便都無了○上蔡云祖考精神便是自家

精神蓋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于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旣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旣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脈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又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旣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故古人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

非類民不祀非族○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誠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耳

黄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殁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遊散朝夕之間思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久精神未易格則資吾所受祖考之精神交祖考之精神以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論祭祀神祇

朱子曰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

定是有個天有個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個門行戶竈中霤○問祭天地山川而有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

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

陳北溪曰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繫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關聚有感應處諸侯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

論生死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朱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

受錄四十五十而後完今年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狥欲爲深恥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問人死時只當初禀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禀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

許魯齋曰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壽個不死寧有是理

性理精歸卷之十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性命

程子曰天所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

朱子曰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天就自然者言命就流行

而賦於物者言性就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理就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合而言之則天即命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問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

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于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旣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陳北溪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如就氣說却又有兩般一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

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一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不可謂非命也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命猶令也天無言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李經平日動靜真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

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朱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原只是善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亦只是這理○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亦離此四字不得○韓持國云道無眞假見識於明道○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

人物之性

程子曰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斷喪處極多

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

朱子曰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

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程子言性卽理也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張子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李樂庵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狠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鶺鴒有朋友

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氣質之性命字附

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謂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

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韓退之説叔向之毋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禀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張横渠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

陳北溪曰若就人品類上論天所付皆一般而人隨所值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禀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

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爲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寬厚者所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之氣到那時已衰微所以稟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爲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僅得中壽七十餘歲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氣稟得不甚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

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亦可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盃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

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脉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擴將義理發他更發不上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其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又或壅遏巖石頭橫截衝激壞了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

肖者多

游廣平曰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所以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爾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楊龜山曰人資稟固有不同若論其本則無不善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者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然氣不和非其常也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其常矣常者其性

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若夫水之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渾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

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皐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說破氣質耳以人

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爲物欲所奪流入於不善底極多般樣明道說水處甚好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只是如此說○孔孟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

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濁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蓋者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張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二說極有功於聖門○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

張南軒曰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盖其氣禀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也

陳北溪曰氣禀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為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為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禀

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爲言耳

雜乎氣質而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禀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而二之則亦非矣

與臨川目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儒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大有功○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極是以上論命與才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程子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胡五峰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遶跡江湖絕念于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朱子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

程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

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
移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心

程子曰人心即天地之心○聖人之心明鏡止水○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與天爲一○人心作
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
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然不可
强把他來制縛司馬君實自謂得術只管念個中字
此則又爲中繫縛矣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
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

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則得之矣○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只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人心不得有所係○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爲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朱子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伊川言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個翻車須要教學者自做個主曰放而已○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即是道心○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真

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程子指天地變化草木蕃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

○北溪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饑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為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為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作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個氣往來於脉息之間未絕耳○

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欲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欲盡得個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也○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所主不同何也陳潛室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

謂之實也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

亦猶日月北辰常不移故能爲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

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役爲戒以饑渴之害爲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與

吳臨川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

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

心 性情志氣思慮附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朱子曰人心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其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

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illegible][illegible]質落下手處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程子曰莫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學者爲氣

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陳北溪曰論語云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眞西山曰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逆窮山極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

許魯齋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程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呂與叔嘗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

得主定又知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石置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許魯齋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斯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